



# 台灣、日本與美國的多元關係

◎徐福棟

**白** 從一九九〇年蘇聯解體之後，國際間的政治平衡有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太平洋海域所造成的重新組合，可由台、日、美、中等國家的相互關係及各國內部戰略的改變可以觀出一、二。筆者擬以下列諸項分析廿一世紀台灣、日本及美國的多元關係。

## 日本外交政策對台、日、美的關係

日本的國內外政策，爲了不使中國成爲亞太地區的不安定因素及爲了保持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向來重「中」而輕「台」，且日本在某程度內因爲保持與中國的關係，將台灣視爲一個「熱番薯」(HOT POTATO)，而盡力避免日本認爲敏感的政治事項。在保持與中國友好關係的同時，也以「日美安保條約」修改後的新指針(The New Guidelines)加強日美間的關係，以更爲堅強的立場對付中國。但最近日俄關係的改善，在日趨複雜的日、美、中關係中被一些國家的外交人員視爲日本以「俄羅斯卡」(RUSSIA CARD)在作外交工具，以便在日、美、中關係中找出適當的平衡點。

總之，新的「日美安保條約」已將日美兩國間的同盟關係擴大爲以亞太地區爲對象的新同盟。這個新同盟除了直接對中國造成不安之外，對台灣在保持亞太地區安定的環球戰略上

的重要性也間接地增加。這在「日台關係」一向是在「日中關係」的陰影之下的策略是一個正面的改變。

## 美國外交政策對台、日、美的關係

美國對台、日的外交政策，自從柯林頓總統於一九九三年就職以來，除了在「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上有了變化外，基本上並無多大的變化。但對中國的政策則有較大的變化。筆者擬以下列兩點來解說。

(a)西太平洋的防線：台灣與日本在美國環球戰略中扮演著防衛美國西太平洋防線的角色。在這防線的地理位置上，台灣與日本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在戰術的運用上，台美間有「台灣關係法」的制訂，日美間則有「日美安保條約」。「台灣關係法」因爲是美國國內法，它在運用上伸縮性大，故美國在保護西太平洋防線的需要上，可自行決定對台政策。「日美安保條約」則於去年九月修訂。在它的新指針中，日美擴大了雙方在亞太地區中扮演安定同盟的關係。無形中也增強了在運用「台灣關係法」時的國外法律基準。

(b)美國對台政策：美國再三說明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且美國不鼓勵也不支持台灣獨立。筆者認爲這個政策背後有兩個理由。

◎本文作者爲長榮管理學院教授，柯林頓總統任命之貿易政策及談判委員會前顧問。



第一：對台灣來講，台灣在對外的政策上一直都以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為其國名，且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在這種政策下，美國無論如何也不會特意去否認台灣所宣布的「一個中國」的政策，以避免對台灣及中國製造不必要的刺激。美國也不支持台灣獨立，以符合台灣及中國雙方各自的宣言。但美國沒說過反對台灣獨立，故將來在「台灣關係法」（非「中華民國關係法」）的運用上或防衛西太平洋防線的運作上，預留著有利空間及伸縮性。

第二：對中國來講，自從柯林頓總統就任以來，美國為了將中國納入世界體制，以保亞洲及世界的安定與和平，對中國實施了包括經濟合作的許多新計畫。為了順應世界潮流及使這些計畫順利進行並達到目的，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是理所當然的。總之，美國對台灣實行「一個中國」政策是被動的、是消極的、是無奈的。對中國實行「一個中國」政策是主動的、是積極的，而且是有計畫的。

## 台灣外交政策對台、日、美的關係

台灣目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可追溯到兩、三年前的兩國政治情勢。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正在為著他的競選連任及最後一任作各種準備。而在他擔任總統三年期間的所有績效中，最弱的一環是外交，而外交中最為脆弱且具有最大爆炸性的是對中國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瞭

解美國對台灣的期待是不要製造任何「台」「中」間的摩擦以減少柯林頓總統繼續連任的機會。在此同時，台灣的李登輝總統也為了他的競選連任及最後一任作準備工作，因此雙方對中國的策略都以低調處理。時至今日，台灣的外交策略仍然持續著同樣的政策。台灣對中國的策略在在以不觸怒中國為原則。但在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外交策略則從兩年前低調處理的態度變為積極的合作政策，意圖積極將中國納入世界的體制，以確保亞洲的安定及世界的和平。

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則因日本忙於對美、中甚至於俄的新外交競技而受到冷漠。正如朝日新聞前駐華府代表船橋洋一所言，日本、美國、中國及俄羅斯等四國的外交競賽正在熾熱地上演。各國都以與別國的關係作為應付他國的「外交卡」。在這種情勢之下，台、日的關係近幾年來並無多大的發展，但雙方能改進的空間相當大。

## 廿一世紀台、美、日應有的關係

(a)西太平洋防線的戰略夥伴：美國對中國的策略將繼續其既定的「納入世界體制」的政策。但在此同時美國對西太平洋防線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將會因美中關係的發展而與日俱增。為此，日本於去年「美日安保條約」的修訂中，有形地增加日美互防或安保的關係，而台灣對美國的關係則尚未有積極改進的成果。



爲了與在世界政經中漸漸抬頭的中國有適當的平衡點，台、日、美應建立戰略性夥伴的關係。

(b) 台日生命共同體的認識：美國估計在廿一世紀中，中國將會成爲超級大國，故目前正在未雨綢繆，並考慮發展對策。根據RICHARD BERNSTEIN的「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美中將於十五年後會有大衝突。台日兩國在美中新關係上無論地理關係或戰略關係都處於同一地位。基於此認識，台日關係應朝向生命共同體的建立而努力。

(c) 台美關係的增強：台美友好關係的保持一直是台灣外交努力的主軸。廿一世紀的台美關係應更爲增強。目前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在廿一世紀的多元及繁雜的台、日、美、中關係上將成爲對美「綁手綁腳」的政策。基本上，台灣的「一個中國」政策與美國的亞太戰略是互爲衝突的。目前美國國務院技術官員制定的對台政策是爲了配合台灣自設的「一個中國」政策而設的。但美國會在緊要關頭衝破此「綁手綁腳」的政策，而自行採取行動，以確保美國的利益。一九九六年三月的台海導彈危機時，美國的行動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基於此種認識，台灣在廿一世紀的台美新關係中應主動放棄「一個中國」的政策，而以「台灣」爲對外的國名。這種基本上的改變將會爲廿一世紀的台美關係帶來更堅強的關係。 ◎